

# 走进孝里，体验两位农民工的一天

体验者：山东大学学生 吕伟皓 于韵佳

孝里镇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部，因地势低洼积水，曾名水里铺。东汉初，村南巫山上建郭巨墓，遂因郭巨埋儿的孝道故事改名孝里。近期，山东大学的部分学生，利用暑假时间走进孝里，在孝里镇常庄村，实地体验了两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，并用白描的方式记述了这两位农民工的一天。

## 睡在集装箱里，照样有美梦

宗兆福：59岁，瓦工，每天清晨4点半起床

宗兆福是个瓦工，今年59岁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在青岛打工。睡在旁边的老刘和他是一个工地的，都是瓦工，一起在长清区孝里镇常庄村建筑工地砌下水道的井口。与老刘不同的是，宗兆福是孝里本地人，之所以和老刘一起睡在6元一晚的民工集装箱内，是因为老婆回老家去走亲戚了，索性就和来自同一工地的老刘一起住在了这里，好歹有个伴。

这个集装箱里一共住了7个人，有来自莱芜口镇的、来自泰安的，还有来自日照莒县的，都是外地人。



宗兆福在烈日下垒下水道井。

## 活在闹铃声中 累并充实着

陈加荣：包子铺老板兼广场舞领舞者 每天凌晨2：45起床



陈加荣在忙碌着。

第一声闹铃于早上两点四十五分柔和地响起，那是陈加荣刚刚离开她甜蜜的梦乡。十五分钟的简单洗漱后，陈加荣扎起头发戴上头套袖套手套，开始和面。陈加荣是长清区孝里镇一间包子铺的老板，早起做早点已经十四年了，十余年来除了回东北老家探亲外从未间断过，大家伙也都愿意去她那里买早点，为的就是干净、方便。

第二声闹铃是清晨四点三十五分的，陈加荣从厨房走到餐厅，打开了空调。这次闹铃比往常提早了十分钟，因为今天在她家门口的街道上有一个集市，有些人会比平时早来一点。第一个客人是卖豆芽的李姐，不到五点半就到了。最后一个客人，邻居家的儿子小周，来的时候是九点十五分，带来了陈加荣想看的《红与黑》。

第三声闹铃响起时，陈加荣正在刷微信朋友圈，她知道该去采购明天做早点的菜和肉了。早点收摊之前，陈加荣仔细盘点过，还剩下两袋三十斤的面粉，足够明天的原料了，玉米糊和咸菜也不缺，只要再买上十斤五花肉、二十斤茴香苗就足够了。

第四声闹铃是海浪冲击沙滩的声音，听说有助于睡眠，是一个舞友推荐给她的。午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，那就是一点之前起床，陈加荣下午还要看小周带来的那本《红与黑》。

“圣桑的天鹅湖”代表着第五声闹铃，典雅中透着一点忧伤，符合陈加荣此刻的心境。在闹铃叫醒她之前，她已是读了好久的《红与黑》了，书中优美的语言和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让她的心一直悬着，好不容易找到相对平缓的段落。陈加荣放下书本，将刚刚看到的故事在心中默默捋了一遍。

第六声闹铃是提醒陈加荣去富群超市门口跳广场舞的。作为广场舞的主领舞，陈加荣穿上红色领口的舞蹈服，来到几个紫领口阿姨的中间，紫色领口是领舞的意思，一会儿跳起舞来，陈加荣站在最前面，这几位阿姨排成一排，带领着其他来跳舞的人。现在是六点十九分，天还没黑，人也没有多少，先不忙着插优盘放音乐。老领舞的这姐几个还有自己的独特的娱乐活动——听陈加荣讲名著故事。几个紫领口围成个圈，红领口在里面讲着下午看的《红与黑》，一直到超市门口的广场上聚满了人，天空也有了几分墨色。

回到家的陈加荣没有再看时间，九点整广场舞散场，从超市到家里步行六分钟的路程，距离自己规定的睡觉时间还有二十四分钟。可以在在济南市里的女儿来个视频通话，打开电脑犹豫了一会儿又关上了。再过几天上大学的女儿就该期末考试了，忍几天，先别打扰她了。哦，对了，得把垫菜板的几块笼布找出来，过几天女儿就回来了，大早上的剁菜得垫点东西，要不该把她吵醒了。第七声闹铃响了，陈加荣喝下一小杯水，带着对女儿的思念进入了梦乡。

## 匆匆早起，赶往劳务市场等雇主

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进房屋时，宗兆福起身看了看口袋里的诺基亚5300：早上4点34分。他推了推身边的老刘：“老刘，起床吧。”老刘停止了呼噜声，翻身揉了揉脸清醒一下，起身收拾他的铺盖。

四点半十分的清晨大家都醒了，带着自己的装备出门买早饭。干活可是要抓紧了，这个位于长清区的劳工市场以建筑为主，基本上算是山东最大的劳工聚集地之一了，每天有上万人在这里等着被招工。最早的雇主五点半不到就来了，晚的七八点钟也把人都带走了。百

分之八十的工人有活干，只要对于工资要求不是太苛刻，基本都能找到活，前提是你得早起啊。来这找工作的工人多数是四十往上的，因为年轻人都去城市里打工了。在老宗眼里越是有本事的走得越远，自己的儿子去了青岛打工，还在郊区买了一处小房子，这足以让他骄傲了。

早饭是一块五的油饼加上袋装的小米粥，老刘喝的是豆浆，至于其他三个和他们在一个工地上的瓦工喝的啥，老宗没注意。五个人蹲在和雇主约定好的路边，一边吃着早饭，一边谈论着国

家的政策。

五点三十五分，雇主王师傅开着松花江面包车到了路边，十分钟后，全部吃完早餐的五名瓦工上了车，来到了四十公里外的建筑工地。工地这几天活少，每天也就二十几个人在这里干活。六点零六分的工地除了看门的老婆子就没有几个人了。这活都是几天前王师傅招工的时候就安排好的，老宗他们到了自己负责的区域，找个地方先坐着聊会几天。混凝土还没有被挖掘机运过来，光有砖头没用。再说监工还没来，这又是个聊天的好时候。

## 每天140元，烈日下挣的是辛苦钱

六点半整，监工来了。指着老宗旁边的一口下水道说：“这个不合格哈，再多做几个这样的我就不给你们结工资。”老宗不以为然，因为这下水道砌得是比较标准的，监工每天都会来找点事儿，嘟囔几句。不结工资他是不敢的，用个时髦的词，这叫鞭策。有事儿没事儿刺挠你两句，让你好好干。老宗自认问心无愧，干了小二十年的瓦工了，很少被人挑出毛病，这回就当 he 放了个屁吧。

六点四十五分，给老宗递砖的小工到了，老宗也喝了口水开始干活了。小

工是个小伙子，挺腼腆，不爱说话。旁边的老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递砖，他们两个人有说有笑的。老宗没那么大的话瘾，干起活来一般是不说话的，老宗也没有那么大的烟瘾，几乎不怎么抽烟，闲着的时候慢慢地喝水，一口接一口，比抽烟有趣。其实，对于140元一天的瓦工，一天抽两盒三五块的哈德门没啥，抽十几块钱的将军也是抽得起的，可老宗就是没瘾，看着大家都在抽也不馋，老宗觉得累的时候坐石头上歇歇就挺好。

一个上午四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

的工作量就好。

过了七点，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工人们基本上也都散了。宗兆福和四位工友坐上了王师傅开来的面包车，回到长清区劳务市场下了车，回到了集装箱内。集装箱内住的其他人还没有回来，老宗也不想开灯了，这一天身体都快散架了。屋子里又是那么闷热，老宗打开门窗通风，揉了揉酸胀的双腿，心里默默盘算着。

一天140块，按照自己现在的身体，这工地上的活大概还能再干上两三天，结束之后自己可以先歇上几天再去找下一个活。反正现在离秋收秋种还早，大可以放慢一下节奏，这样子再干上一段时间，还可以抽空去看看儿子。小孙子前年也上了小学了，现在应该会写“爷爷”这两个字了吧？伴随着困意，宗兆福就这样带着笑容睡了。

## 回到集装箱，揉揉老腿带着笑容睡去

下午一两点钟的太阳格外刺眼，老宗摸起安全帽戴在了头上。安全帽里面的缓冲绳多数都断了，就是一个摆设，在墙角堆了不知多长时间了，全是灰。可大家都不嫌脏，用老宗的话来说，农民是不怕脏的。

下午五点不到，老宗他们的动作就慢了下来，劳累了一天，膝盖有些隐隐作痛。今天的活干得差不多了，这是按日结工资的，用不着干太多，完成一天